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新青年

⑬

湘潭大学出版社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新青年

⑬

湘潭大学 出版社

目 录

第八卷 第五号

达尔文主义	周建人	五
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	周佛海	一三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周作人	二五
到工团主义的路	(英国)哈列著 李季译	三三
马克思还原	李达	四三
诗	俞平伯 胡适	五一
少年的悲哀	(日本)国木田独步著 周作人译	五七
罗素与哥尔基	震瀛译	六五
苏维埃政府底保存艺术	震瀛译	六七
俄国与女子	希莲原著 震瀛译	七一
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	山川均著 陈望道译	八三
俄国底社会教育	震瀛译	九四
劳农俄国底农业制度	周佛海	九五
社会调查	朱仲琴	一〇七
随感录	仲密	一一九
什么话!	记者	一二三

编辑室杂记	记者	一二五
文学研究会宣言		一二七

第八卷 第六号

新教育是什么	陈独秀	一三五
社会主义与中国	李季	一四五
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续第四期)	张慰慈	一五五
性之生物学	高铨	一七五
诗	沈兼士 玄庐	一八七
愿你有福了	(波兰)显克微支著 周作人译	一八九
世界的霉	(波兰)普路斯著 周作人译	一九二
一滴的牛乳	(阿美尼亚)阿伽洛年著 周作人译	一九五
一封公开的信给《自由人》(月刊)记者	勃拉克著 雁冰译	一九九
废止工钱制度	高一涵译	二〇九
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	佐野学著 李达译	二二一
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	山川菊荣著 李达译	二三一
俄罗斯	震瀛译	二四一
列宁与俄国进步	震瀛译	二四四
随感录	陈望道	二四七
什么话!	记者	二五一

第九卷 第一号

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日本)山川均著 李达译	二五九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李达	二六三
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种怪现象 周佛海	二七九
我所起草的三法案 戴季陶	二八九
广东省商会法草案理由书 戴季陶	二九五
产业协作社法草案理由书 戴季陶	三〇七
广东省工会法草案理由书 戴季陶	三三五
关于广东工会法草案底讨论 玄庐 公博	三四一
哈姆生和斯劈脱尔	
——新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两文豪 雁冰	三四九
文章底美质 陈望道	三五七
诗 俞平伯 刘半农 大白	三六一
故乡 鲁迅	三六七
西门的爸爸 (法国)莫泊三著 雁冰译	三七五
快乐 沈泽民译	三八三
随感录 汉俊 独秀	三八七
什么话! 记者	三九三
编辑室杂记 记者	三九四

第九卷 第二号

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底两条路——进化与革命 周佛海	四〇一
------------------------------	-----

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	高一涵	四一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李达	四二三
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	沈雁冰	四三五
诗	胡适 徐景元	四四三
新闻记者(续八卷一号)	卞尔生著 沈性仁译	四四七
新剧底讨论	苏熊瑞 陈公博 亚魂等	四六九
注音字母底讨论	罗国杰 吴敬恒 施见三	四七九
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	山川均著 周佛海译	四九三
无产阶级政治	成舍我译	五一九
列宁底妇人解放论	李达转译	五二三
随感录	独秀	五二五
通信	皆平 独秀	五二九
什么话!	记者	五三五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新青年



第五號

第八卷

上海新青年社印行

岫廬公民叢書第二期出版了

科學汎論

美國古力基著
全二冊 價洋壹元 郵稅四分

自然道德

La morale fondée sur les lois de la Nature
法國戴森和著 價四角半 郵稅二分

歐戰地理誌

美國麥姆黎著
價洋三角 郵稅二分

本叢書第一期已出版的還有：

社會改造原理

第三版 郵稅三分
特價四角

國際聯盟講評

價洋四角 郵稅二分

科學的社會主義

價洋二角 郵稅一分

波斯問題

價洋四角 郵稅二分

歐美各國改造問題

價洋二角 郵稅一分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上海北四路

羣益書社
伊文思圖書公司

新青年叢書

第一種 社會主義史

(Kinkup's History of Socialism.)

克卡機著 已出版
李季譯 布面一冊一元
紙面二冊八角

第二種 癡狂之心理

(Hart's Psychology of Insanity.)

哈諸著 印刷中
汪放熙譯

第三種 哲學問題

(Russell's Problems of Philosophy.)

羅素著 已出版 定價四角
黃天俊譯

第四種 工業自治

(Cole's Self Government in Industry.)

柯爾著 印刷中
高一涵譯

第五種 到自由之路

(Russell's Roads to Freedom.)

羅素著 已出版 定價五角
李季譯 黃天俊合譯

第六種 歐洲和議後之經濟

(J. M. Keynes'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坎斯著 已出版
沈性仁合譯 定價五角

第七種 工團主義

(J. H. Huxley's Syndicalism.)

哈列著 即口出版
李季譯

第八種 階級爭鬥

(Karl Marx's The Class Struggle.)

即口出版
柯祖基著 俄代英譯

新青年社編輯部白

新青年 第八卷第五號目次

民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發行

達爾文主義

周建人

實行社會主義與發展實業

周佛海

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

周作人

到工團主義的路

李季譯

馬克思還原

李達

詩

●潮歌 (俞平伯) ●樂觀 (俞平伯) ●夢與時 (胡適) ●禮! (胡適) ●十一月二十四夜 (胡適)

少年的悲哀

國木田獨步著 周作人譯

羅素和哥爾基

震瀛譯

蘇維埃政府底保存藝術

震瀛譯

俄羅斯研究

(二五)俄國與女子

(1)蘇維埃俄羅斯的勞動女子

震瀛譯

(3) 家庭和雇傭的女工

震瀛譯

(3) 蘇維埃俄羅斯的女工

震瀛譯

(4) 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勞動女子

震瀛譯

(5) 俄國赤軍中的女子

震瀛譯

(6) 俄國女工的狀況

震瀛譯

(二六) 勞農俄國底勞動聯合

陳望道譯

(二七) 俄國底社會教育

震瀛譯

(二八) 勞農俄國底農業制度

周佛海

社會調查

海關社會面面觀

朱仲琴

隨感錄

(一〇四) 舊約與戀愛詩

仲密

(一〇五) 野蠻民族的禮法

(一〇六) 個性的文學

什麼話！

記者

編輯室雜記

記者

文學研究會宣言

達爾文主義

周建人

進化這一個觀念，雖然幾乎和人類的思想一樣古老，

但不到達爾文五十多歲的時候，世界上還沒有一貫的進化說。達爾文的進化說，便是「自然選擇」，始於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和華來斯合作的一篇長文(On the Tendency of Species to form Varieties, and on the Perpetuation of Varieties and Species by Natural means of Selection)，由虎扣爾(Huxley)和雷俠兒(Lyell)兩人介紹到林那學會去公開，於是總將自然選擇的要義，告訴大眾。次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的有名的著作物種的起源刊行，於是從比葛爾軍艦航行世界起，二十多年的工作，一併發表，放出烈日一般的強光，照着思想界，登時變了顏色；許多觀念，都換了式樣了。

達爾文的進化說，雖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明，但重要的

意義，却從以下的一段文中，可以看出：

「各種生物，生產的比能夠存活的多，所以有循環不息的生存競爭了；物類在複雜而且有時極繁變的生活狀況之下，變化得雖然微細，但若能合於生活，自能得較好的生存機會，如是便自然當選了。由遺傳的原則，各種優選的變種，自能遞衍他的新的而且變遷的形狀。」(1)

因此可知生存競爭，是自然選擇的起因，最適的生存，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生存競爭的含義，我在生存競爭和互助(新青年八卷二號)中，已經大略說過；但所謂自然選擇，也只是比喻的話，借了農家選擇合用的物種，傳播種子的意思，去引喻自然間的作動，並非說自然中也像人們一般是有意的選擇。這不同處，便是「人的選擇物類，

祇爲合於他自己的用，自然的選擇物類，祇爲合於自然的傾向。」(2)

所以照達爾文的意見，物類能生存的，便是最適合於自然的傾向的；克魯泡特金進爲解說，說互助便是最適；然而這是積極一方面的話，不能概括一切生存。若問不合羣的物類，如何也得在自然選擇中存活，則自不能有更普遍的說明；羅素的意思，是「生物的能生存與否，便以一切選擇作用進行的總結果爲定；情形雖然異常複雜，但平均上能夠存活的，便是一般最適任用的生物。」(3)

最適任用的生物，當然是適合於自然傾向的。這範圍所指，自然廣大，不單以一種性質的適合，便算最適；便能在自然中得優選，例如螳螂之能生存，當然不能只靠着保護色一端，其他必尚有適於生存的地方；但保護色在自然選擇中的價值，却是最明顯的事，所以就此一端，很可以作一條所謂適於自然的說明。稅司諾賴 (Cesola) 曾用一種很簡單的試驗，以螳螂的保護色，在自然選擇中的用處曾載在一九〇四年英國的生物統計雜誌 (Biometrical)

上，說：

「意大利的螳螂，分兩種顏色，一種褐色，一種綠色；綠的常生在青草上，褐的生在枯草上。稅司諾賴先生曾將在青草上的二十個綠螳螂約束了，不使逃散；在枯草上的二十個褐色螳螂，也照樣約束。十七日後，仍都活着。他又將二十五個綠的放在枯草上，十一日後都死滅。又換一方面試驗，將四十五個褐色的放在青草上，十七日後只剩了十個。大多數的死于鳥，五個綠的死於螞蟥。由此可以得到一論證，數目雖然少，然已經很可見這兩族螳螂的保護色，選擇的價值了。」

保護色和擬態等，都是最易顯出功用的性質；但此種性質，是已由自然選擇中成就來的，而選擇作用的進行，在進化上的重要，殊不止此；達爾文的意見，和選擇作用在進化上的重要關係，也便可以引他自己的話來說明：

「選擇作用雖然緩慢，但若孜孜的人能行人爲選擇，當大有成效，我看當變化無限，能增進美好，和一切

生物間極複雜的適合，彼此及與他們生活的物理狀況的適合，這宗生活的物理狀況，也可以在許多長時期中，經過選擇的自然能力，而成效果，這便是最適的生存。

「(4)」

照上文，可知他認選擇作用，是進化上極重要的原因；但生物本身的變遷，却並非純由選擇作用而起，尚有別種原因做他的輔助；輔助原因之重要的，便是「有用遺傳」(Use-inheritance)。所謂有用遺傳，便是生物一生中，由習慣得來的有用性質，能遺傳後代，這便是生物變化的又一原因。所以他說：

「變改習慣，能發生遺傳上的效果，一種植物，由一種氣候移至別種氣候中，能變更花期，便是一例。

動物各部，如格外應用，或廢止不用，也有很顯著的影響。」(5)

「家鴨飛不及野鴨，走勝於野鴨，骨格和野鴨的骨格相比，也有相當的變化。馬能數以步節，小馬能承續這樣合意養成的步伐。家兔圈禁慣了，成此柔順的

性情；狗和人相處久了，所以靈敏，來復犬能數以攜運物件，而這些心智上的稟性，和身體的能力，均能遺傳

「(6)」

達爾文的著作中，說起法國著名生物學家賴馬克的地方，雖然很少，然而謂由外界得來的習慣，能改變性質，又能遺傳後代，則和賴馬克的「用和不用說」(Use and disuse)也譯作用進廢退說，很相近了。從「有用的習性能夠遺傳」這一個觀念上，又建立一種遺傳說(泛生說Theory of Pangenesis)，謂細胞中能發生極細之點，名叫微芽(Germules)，初則游走體中，後來歸宿在胚種細胞中，所以外界的影響，能由微芽帶入胚種細胞，將來胚種細胞發育而成個體，復將微芽發散出來，所以前代的性質，能發現於後代；但此事在本篇不關重要，姑且不論。

至于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說，便是他解釋進化的一個重要的假設，所以平常所謂自然選擇說，便是指達爾文主義，反過來說，達爾文主義，也便是一個自然選擇說；然而有時，又常常稱為達爾文和華萊斯二人的自然選擇說者，

便因為英國的華來斯，也是一個倡道自然選擇說的人。

他在馬來島觀察生物的生活狀況，得了和達爾文很相像的意見；一八五八年送往林那學會的文章，又是二人合作。

他後來著一圖書，又稱為達爾文主義(Darwinism)；所以近人往往將這二人並稱了。但他們雖然皆倡自然選擇說，

其中不同的地方却很大：第一，華來斯的學說，是認自然選擇為進化中的唯一原因，不像達爾文的只認他是一個主要原因；第二的最大的不同，便是華來斯以為人類的進化不全是出于像生物一般的選擇作用。例如人類軀幹的構造，雖由於自然選擇，但頭腦的巨大，身體的裸出無毛，以及人的聲音，手，足等等，雖然也由選擇而來，但當不是「盲目的」自然選擇所可能的；至於精神及智能方面，則以為不能用自然選擇所可解釋，這原因當在不可目觀的精神界裏了。一八六九年四月間，達爾文曾給他的一封信，信中說：「照你的解釋，我和你很有不同，我對於此事，甚覺可惜。我以為對於人類，可以無須更用了添加而且近切的原因來說了。」(7)這樣看來，可知華來斯的所謂

達爾文主義，其實並非達爾文的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主義裏的自然選擇，上文已經說過，不過是比喻的話；便是自然選擇這話的意義，也只是一個比喻。

自然中的生物，祇有生活現象，和變遷的景況，並不是生活的現象中間，分明有選擇作用這一件東西存在；不過生物學家觀察了許多紛歧的生象，仿佛生物只有變得適於生存的能夠存活，有如人的選擇好種，加以傳播一般，便將這「選擇」二字，來形容自然。人類用了生活上幾句應用的話，表耳聞目觀的事物，和動作態的這些言語，描寫自然中的作動，自然不能不多多少少涉及比喻；但我們看到這些用語，更須想到所指的物象，一想他的含義。譬如中國舊醫，常說感冒的症狀是「鼻塞聲重」，聲本無分量可稱，然而「聲重」的意思，却極了然，我們便不能再斥他「比不顧事」；又如對人言語，說「是」或「不是」，這「是」或「不是」中間，當然包括着對語的人所發的一段言語；但若比喻我們不習熟的事，或並不細細推量含義，則便容易「望文生義」：所以赫胥黎用了「角圖戲中的展覽物」來比喻

生存競爭的現象，便惹人口實了。他的文章，於一八八八年二月間，登在十九世紀報（*Nineteenth Century*）上，其中說：

「從道德家的觀點上看來，動物界實和角鬥戲中的展覽物相似。牲畜教至熟練，使他戰鬪，只有最強，最靈敏，最狡猾的，能夠存活，供異日的戰鬪。敗者不復寬容，也無須觀覽的人屈辱指了。」

這一節話的缺點，便在以人間特別的行爲，去比喻自然原理，却再用他來說人間社會。便如德國有名的生物學家赫克爾（*Haeckel*），也不免有這類誤會的議論，他道

「達爾文主義除却社會主義，便是一切。倘有政治方針，隨順此種英國的學說——也須很有此種傾向——這顯然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也不很是社會的。

選擇說是教導我們，說人生也正和動物植物等的生活一樣，在各地地方，和各時間內，只是少數有特別權威的少壯，能夠繼續，能夠繁盛？大多數必須餓着，多少尚未成丁，便死于艱苦。有無數的個體，都是這班各類的

種胚，許多的幼穉，都從這些胚種生發出來，得僥倖的，只有一部分；他們便不然了，他們能長足壽命，能得到他們的目的了。這蠻暴不仁的生存競爭，竟滿徧生物界中，因此所有生物，有此不息而且慘酷的角逐，此是自然必行而不可免的事實；祇有那適的少壯，能夠勝此角逐，而得存活，更有大多數的參戰者，不久便死在困苦之中！我們對此可悲的事。能不悲傷，然而我們不能否認此等事實，也不容改變他。「許多被召，當選者不多！」這宗選擇作用，是合着遺棄大多數的弱者死者，選出優選者。別的英國學者，甚至說達爾文主義的要點爲「最適者生存」，「最優者勝利」。顯然選擇的原理是凡百事件，但不是平民的，在字的真義上，他是貴族的。」(8)

其實達爾文主義中的所謂生存競爭，不過是生物各求生活；而自然選擇，也只是合於自然傾向的物種，得以存在，與人間行爲的「好勇鬪狠」，截然不同。螳螂捕蟲，虎豹食羊鹿，原不是「刀鋸鼎鑊以待天下」，便在人道主義

之下，傳染病流行的時候，抵抗力薄弱的人，若說比健全者更能倖免，我們實覺得不可思議。此等謬誤的起源，

間，也循着這選擇作用演進，只是改了名稱，稱為生物的選擇(Biological Selection)，也就是自然選擇。

都因為先以人間行為引喻自然，卻再用他來解說人間社會，所以無端發生了許多恐懼與悲觀。人類係生物之一部，自然逃不出公例；不但人類，便是物理界中，也仍有選擇作用。物理學家謂世界在無生的時代，各種物理構造不同的化合物，也並非能夠一律並存；極微的分子，彼此相遇，有的依然穩固，有的便自破滅，或者另行構成新化合物。能穩存的物質，物理學上。稱為安定產物(Stable Product)，此種作動，稱為物理的選擇(Physical Selection)。

但在人類的選擇作用，却並不如赫胥黎的比喻，也不如赫克爾的推論；我們就事實上推究，可以知道人類是由個人的競爭，進而為羣和羣的競爭，再由以上兩個要素，成為人類連合一氣，與生物界及無生物界競爭。

便是天空行星的創始，雖不能詳細知道，但物理學家，未嘗不用一般的理由去推測。微分子中有的為何能穩存，也便是合於環境；無機界的環境，只是無機界，不像生物的環境，除無機界外，又有有生界的一方面，情況自然更加複雜了。物理學家推測生物之初，也有這般起滅作用，較穩定的——便是適合外緣的——當然利於生存。如此演進，漸漸複雜，生物對於有生無生兩界之

未有歷史以前，我們不能斷定人類沒有競爭；有社會之後，競爭也未嘗免；然而競爭的發展，便是一切改革的動機；個人主義，也便是成社會主義的要素。社會的改進，斷從競爭中產出，不是從服從中得來。服從的社會，必呈沉靜的狀態；沉靜是退化的前兆。社會所以有一時安靜，必有一時作動；安靜是由於遲鈍，然遲鈍也是保持安定不可少的要素：至有一番作動，便有一番改進；靜默之下，其實已有分子在中活動，如火山未發，地中已先作工，初祇微微地震，終必噴發出來。社會中分子，也是如此蘊釀，隨着適於生活的一方面進發，漸漸將舊平衡傾倒。改成新的平衡，當時便又有分子在中工作；所以長

處於保守狀態，便是落後，不是奮進。例如動物界中的寄生物，他的適處，只在吸力強，可以吸住不放，卵殼或繭膜的牢固，進到腸胃，不致被消化液侵蝕，那便可以「苟延殘喘」，用不着奮鬥，也無須合羣了。所以合羣也便由於競爭；克魯泡特金說，「合羣的生活，是廣義的生存競爭中最有力的武器」⁽⁹⁾，羣與羣的競爭，是合大羣的動機，正如社會的改進，從羣的內部的競爭中發生一樣。

社會中有教育，訓練等各種意趣，使社會中的各分子，都具強固的生活能力，使他們能在社會與社會的競爭中存立；各社會的奮進，便是人道主義的萌芽。由智識，商業，以及各種經濟上的競爭，使世界人類的相關，愈加密切；一地方的人民，發明一種有益工具，世上的人共享便利，制服一種有害病菌，多少人的生命得救；少數人不能抵抗環境的競爭，於是人類連絡一體，共負責任；一種工具，能利一國人的，也能利別國人；有害病菌，有害於某地的人，不能使別處人民有益；這便是引起合力的共同點。所以人道主義的基礎，也正建立在生存競爭上。

不可謂生類有社交性，人類便可樂觀；社交生於相互關係密切之後，正與道德觀念的發生相同。倘說社交是一切動物所固具，因有社交而後能羣，這話便涉神祕；事實神祕，是引人研究的激動要素，若神祕的解釋，却是思想的牢籠了。

我們觀察自然中的生象，知道競爭是生活前進的要素；互助下的生活，也只有努力和勞作的得到生活，團體不能在依賴和貪惰中建立；便是小動物如雀類，也不許在別個造成的巢中居住，即竊取草屑少許，也須受同羣的攻逐⁽¹⁰⁾。所以人間社會，便在人道主義之下，也祇有努力的前進；文明社會中的新生活，與未進化和不進化的人民全然無涉。而且自然中，物類又並非一律前進，許多生物，實反退後；雖說自然界中生活的狀況異常複雜，退化的也儘有生活的門路，但這是就下級動物而言，若已進化爲牛，斷不能再化爲牛虻；已進化爲人，斷不能再退化爲頭蟲。古代儘有盛大的動物，不能追隨環境的變遷，在歷史的中途滅亡了；我們常見的銀杏樹，植物學家都知他漸